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十回 法雨有緣遇真儒回頭是岸 了因無命逢介士撒手歸空

素臣回到關上，本要安頓了文虛，再去尋訪。卻想起：明日便是初七，母親吩咐初八進門，若不回去稟知，豈不掛念？因連忙開船，卻值順風，初八日一早已回家中，將情節稟明。水夫人道：「這事本該親去尋訪，但你出門後，五叔即有書來，說時公慕你才學，要薦之於朝，專等你去，就要啟奏哩。我想時公係本縣人物，知己之感，義不容辭。即可顯親揚名，又得展抒抱負，此莫大之事。璇姑兄妹，據媳婦說來，都不是庸碌之人。雖有故遷移，斷無爽約之理。或托日京，或你哥哥前去訪問，一有蹤跡，先接到家，付信進京，也是一樣。我意已決，作速長行可也。」素臣一來不敢違逆母命，二則志在君民，時不可失，想哥哥是要在家侍奉的，還是托日京的便，因請來說知。日京搔著頭喜道：「我正要去會劉大哥，恰湊著我的便，我就去收拾行李，也不等你出門了。」素臣一手扯住道：「你訪著劉兄便好，倘訪著住址，劉兄適有事他往，璇姑豈肯憑信，卻又不費周折？」日京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兄所慮亦是，有甚憑信？給我帶去罷了。」素臣在腰間解下曉日圓帕子，遞與日京，再三叮囑，休如此莽撞誤事。日京頭也不回的去。素臣擇日出門，餘雙來結伴，遊學京師。素臣道：「我正愁長途無伴，雙人同去，是最妙的了。」到了起身這日，素臣別過母親兄嫂，叮囑田氏晨昏侍奉，拜別宗祠出門。到得碼頭，祖道者有三五十人，大家慇懃相勸，素臣、雙人各領了情，作謝下船。又是何如、心真、敬亭、首公、梁公、無外等六人設席，在船送行。心真等俱道：「時公係當世大賢，欽慕素兄，雅意推輿，雲龍風虎，在此行矣！昔人云：『安石不出，如蒼生何？』素兄之學，遠過東山，將來事業，豈有涯際？昌黎公那篇亙古不磨的文字，行見切實發揮，不致托諸空言的了。須滿飲十觥，賀亦如數，為素兄少壯行色，然後入席。」素臣廉謝道：「弟前日固是妄言，此行亦屬孟浪。止因家叔之命，不敢違逆，即時公果有汲引之誠，弟亦難免虛聲之恥。且世事無常，天心難測，二氏之禍，蟠結已深，亦非一時可解。恐諸兄所期，徒成虛語耳。」無外大笑道：「素兄將歷仕途，即作模稜之說，可知紗帽是一件最壞人品的東西！我匡無外只圖濶墨濡毫，不欲腰金衣紫，正為此也！」首公笑道：「素兄豈是殷深源一輩人？但非無外之言，不足激發其銳氣。李固之書，未必非黃瓊之助！我等且奉起酒來，不必空議。」心真等亦眾口一辭，逼著素臣。素臣沒法，只得與眾人對飲了十觥，然後入席。席間，首公等復賀雙人：「此行則李、郭同舟，入京則禹、陽聊轡，但須時以原道諷詠素臣之側，使之不忘耳。」雙人益加愧謝。一路觥籌交錯，談笑風生，直到姑蘇關上，方才過船別去。

素臣、雙人在船無事，講究些經書奧義，詩古金針。雙人之僮意兒，又會吹一管洞簫，頗不寂寞。憶著璇姑之事，未免有幾分疑慮。

不幾日，到了揚州，上了四舵大馬溜船，素臣僱的是三艙。那知頭二兩艙，下的是杭州天竺寺和尚，名叫法雨，帶著兩個侍者進京，到魏國公府中去打七。房艙又是三個尼姑，是蘇州人，一個四十多歲的，名叫靜悟，是伏侍小尼的。那兩個小尼，生得妖妖嬈嬈，都有六七分顏色。一個十八九歲，名叫了因；一個十五六歲，名叫了緣。進京去，替蘇州在京的太太小姐，做繡作幫嫁事的。素臣愕然道：「懊悔上了這船了。我平生最惱釋氏，偏夾在男僧女尼之間，長途氣悶，如何是好？」雙人道：「素兄心中有妓，小弟心中無妓。」素臣道：「男僧放肆，是有愚兒制他。倘女尼猖獗，就要借重賢弟了。」當日天色已晚，匆匆的收拾睡了。那知雙人這一鋪，緊靠著房艙。那邊兩個小尼，害著傍影相思，早是破題兒第一夜。

明日起來，只見法雨和尚在二艙內，鋪出暗龍天青貢緞鑲邊，寶藍素絨托裡的嘉文簾，靠靠褥斜躺在上，一手擎著細窰茶杯，泡著雪白也似的芽茶，在那裡一口一口的咀嚼。一隻胳膊，擱在一個大立圓的涼蒲墩上，滿墩俱織有細巧花紋，亮晶晶的耀著人眼目。一手執著沉香麈尾，待拂不拂的，掠那飛來的蒼蠅。乜斜著一雙眼睛，看著素臣，待說不說的問道：「你這三艙的客人在那裡住？到京裡去做甚勾當？」素臣心裡本不耐煩，又見法雨模樣放肆，出言驕慢，愈加不快。因答道：「我本住吳江，生平不喜和尚，你休問我進京去做甚勾當。」法雨不聽便罷，聽了時，臉上起一朵紅雲，心頭簇一盆赤炭，冷笑道：「你這人好莽撞，怎便輕易發話？你說不喜和尚，可知我便不喜俗家哩！」素臣道：「你既不喜俗家，卻到俗家去則甚？」法雨厲聲道：「俗家有信吾教者，禮直接引，何得不知佛理，妄肆狐談！」素臣怒道：「你既知佛理，豈不知佛以寂滅為宗？就該赤體不衣，絕粒不食，登時餓死，何得奔走長途，氣憐豪富！你所接引者，不過金銀、布帛、米麥、豆谷耳！以三農辛苦所出之財，飽汝等姦淫無厭之壑，還敢嗥然狗吠，反說我妄肆狐談！」法雨大怒道：「佛家寂滅，不過要人了去萬緣，以觀自在這一點靈明。正如智珠慧日，活潑潑地廣照十方！所以諸佛菩薩常在人心，千年不死。若但言餓死，則是你們豎儒酸子，讀了幾本破書，寒不可以為衣，饑不可以為食，資身無策，短見無聊之所為。豈佛力神通，法門廣大，而輕言餓死乎？以餓死為寂滅，真捫燭之盲談也！」素臣笑道：「薪以傳火，火本隨薪而盡，薪盡則不復冀火之存。薪以傳薪，根不鏟則逢春自發。火以傳火，薪日盛則流燄無窮。釋氏一心牽掛，空自葛藤，斬草除根，終無生意。口口言空，空者何在？心心極樂，樂者何存？吾儒止論實理，乃是真空；素位而行，乃是至樂。此所以鶉衣百結，而歌聲若出金石也。若爾等貧則乞食，以佈施為良田；富則宣淫，以歡喜為說法。軀殼雖存，良心已死，豈若夷、齊首陽，生理昭昭，生氣奕奕，於今為烈耶？你說法門廣大，不過納亡招叛，聚集些盜賊凶徒；佛力神通，不過囓腐吞針，撮弄些江湖戲法。招提爛爛，那一間是你佛帶來！即針頭木屑，無非宰官囊囊，商賈風霜！供獻莊嚴，那一件是你佛掙下？即碟果盤蔬，都是織女酸心，農夫血汗！你說不喜俗家，若沒有俗家，怕不一個個都做轍內之魚、溝內之瘠麼？我非捫燭之盲談，汝實遊魂之狂叫耳！」法雨聽了這一篇議論，連片譏詞，氣破胸脯，釘呆了兩隻眼睛，赤忒忒的看著素臣，半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
素臣見他無辨，恰好意兒拿水進來，便回轉身去洗臉。只見房艙內兩個小尼，搭伏著肩頭，一手掀開隔斷的氈條，在窗榻中間，偷覷著雙人的嫩臉，雙雙的都出神去。雙人年止十七，生得粉面欺何，素腰壓沈，丰姿綽約，渾如靈和疏柳，張緒當年。兩個小尼情竇已開，見了這般年少風流，恨不肉兒般團成一片。夜裡隔著一層疏榻，兩片紅氈，已是萬種思量，千般模擬。又遇著五月將盡，天氣正炎，雙人赤著上身，露出無暇美玉。小尼此時，恨不得把碗水兒將雙人過下肚去。素臣痛抵佛教，他那裡聽見一字，只呆呆的注視雙人，正在難割難分時候。雙人一心傾聽素臣的議論，竟毫不知小尼在後偷覷，直至素臣把嘴一呶，雙人回過臉來，卻好打個照面。那兩尼眉花眼笑，賣弄精神。這雙人頸頭紅，慚怕顏面。素臣看得逼真，心裡暗笑。

洗完了面，只聽法雨勉強支持，復說道：「愛之若將加諸膝，惡之若將墜諸淵。心一不平，便至黨同伐異。試問，你儒教中，出仕者能有幾個臯、夔、周、召？設教者能有幾個孔、孟、程、朱？至於衣冠敗類，則指不勝屈矣！我佛門中弟子，難道沒有幾個下流；其中挺然傑出者，代不乏人！休說那傳燈列祖，非小儒之所知；即如支公愛鶴，曾心醉乎名流；智永工書，乃家藏為寶笈；歐陽作序，神驚秘演之才；韓愈論交，心伏大顛之理。爭似儒冠寶戴，但識之無；腐口常談，惟通者也。下筆則弄璋伏獵，臨文則祭獮塗鴉。足令目擊者攢眉，傳聞者捧腹乎？」素臣微笑道：「儒家即有敗類，尚不至無父無君，全乎禽獸。釋氏則不識天倫，不服王化，棄親認父，滅子求徒。其下者行奸作盜，固國典所必誅。其上者滅類絕倫，亦王章所不宥！至若支遁、智永之徒，流連山水，模仿鍾、王，略諳吟哦，稍為樸實。然而大本已虧，其餘安取？儒者狎之，不過如善舞山雞，能言鸚鵡，為耳目之玩、談笑之資耳！彼永叔之序、韓公之書，班班可考，何妄言神驚心服耶？但聽爾之言，趨而愈下；擴吾之量，放而彌宏。果有片長，不妨節取。只恐緣頭疏底，不過善男信女之粗談；短句長篇，止襲苦海福田之惡唱。出神在一個蒲團，喜學得幾聲梵語。是誠入迷途而不悟，欲噴飯而無從耳！」法雨作色道：「此是醞雞之談，安識廣大？釋家靈慧，非鄙儒能知！即不佞如小僧入定之餘時，而舒箋賦詠，真能屈、宋銜官；握管為文，欲使歐、蘇與隸！爾亦從未嘗鳳髓龍肝，一見了火齊木難，便自眩然而走耳！」素臣大笑道：「好一個說大話的和尚！且取出來，不知可有一字一句，入我文人之目的哩。」

法雨微哂，把箱開了，取出一部文集，一部詩集來。外面綾錦裝套，金檢牙籤，中間一本一本俱是薄羅裝面，雙絲扣釘，鬆綾

包角，面頁貼著泥金檢兒，裁切得甚是齊整。指著說道：「這兩部詩文，俱係小僧心血，你看那一篇不是錦繡？那一首不是珠璣？你若果有些眼力，定然拜服，不敢妄議了！」素臣不答，先拿起一本文集來看，都是些壽某吏部、某都憲的序文，題某禪師、某和尚的語錄，某寺建塔的碑銘，某師入火的偈語，閒著遊山玩水、聽琴看畫的雜文。又取一本詩集看時，只見也與文集一般，前面列著許多大老的序文，中間注著無數名公的批語，密點濃圈，花花綠綠，煞是熱鬧。

素臣將兩部詩文大概看過，說道：「你這文字如木排，排木非無材料，卻未曾清荒見老，又七橫八豎的亂堆一處，便不好看。你這詩，如小家暴富女人亂烘烘插著一頭簪釵，糊突突塗了一面脂粉，原有裝飾，全沒安排！我本酷惡禪門，不該為你指示。但孟子有雲：『歸師受之而已。』念你也費過苦功，可憐未得門徑！若要在詩文中討些生活，肯虛心求教，我便不惜提撕，把你病根一一指出。然後用著對症的靈丹，可使你舊患頓除，新肌漸長也！」法雨驚異道：「小僧酷好詩文，以為性命。你若果有些見識，指得出我些小錯處，則從前議論，俱可付之太虛。且請教，這詩文中，那一處有何毛病呢？」素臣因把文集揭開，一篇篇指出他看道：此處不應如此起，此處不應如此接，此句與前面這句矛盾，此段與後面這段抵牾。此係重頭，此係兩舌；此係贅疣，此係蛇足；此係生吞，此係杜撰；此篇前反後正，文字嫌其板重，中間須著一段虛文；此篇通局發，文字嫌其呆整，後面須綴一段閒文；此篇花簇文字，不宜有此一段，如一疋美綾內，間著幾尺粗機麻布；此篇秀麗文字，不宜有此數句，如一隊仕女中，擠著兩個亂發頭陀；這幾篇情理有虧，宜刪；這幾篇冗長無味，宜節。

素臣講得高興，率性把古文三昧，細細開發出來。法雨初時滿肚不然，講到後來，覺得實有道理，便把素臣指出病根，逐細體認，真如撥雲見天一般，已是暢快。及素臣細講那古文三昧，更是聞所未聞，津津諦聽，聽得到得意之時，竟是抓耳撓腮，心花俱放。法雨此時心悅誠服，見素臣語勢將終，便立起身來，撲的跪在地下，說道：「相公真天生才子！貧僧冒犯，乞恕無知！還望大發仁慈，不吝指迷，感激無地！」素臣一把扯起法雨來，一手在桌上一拍道：「和尚真快人也！」這句話沒有說完，就從這一拍裡，房艙內豁一聲響，一張桌子倒下，把桌上的碗兒、碟兒、箸兒、勺兒、菜兒、飯兒、醬兒、醋兒、湯兒、汁兒，一骨腦兒都傾翻船板之上。慌得三個女尼，慌忙扶起桌子，收拾了板上的碗碟菜飯，揩抹了醬醋湯汁，揭起船板，喊道：「不好了！一包《觀音經》被香簞湯浸透了！」

且道素臣一拍，因何把房艙內的桌子都擊翻了呢？只因素臣一心講究文法，法雨一心領受，雙人心一諦聽，兩尼一心偷覷雙人的，大家都是心不在焉。頭艙侍者，三艙意兒，房艙老尼，各把早飯整備，擺在桌上，素臣等五人俱不知道。那兩個小尼，斜靠著桌子，四隻眼睛，都向窗櫺中直注在雙人的臉上，正自出了神去。忽被素臣在桌上一拍，大聲稱快，便如在小尼耳邊，起了一個霹靂，兩個身子，不覺一齊直挫下去，一人一隻粉臂往桌上一撐。偏偏房艙內桌子，是折疊的，有甚禁架？便自直掀轉來，把桌上東西一齊翻落。虧得兩尼猛將身子一凝，疾便攀住窗櫺，不然就連身跌下去了。正是：

書生一掌平空擊，美女雙魂繞著飛。

此時素臣等也只道事有湊巧，各自吃飯。只有靜悟眼見小尼出神著祟，打翻了桌子，累他收拾，好不氣悶。卻是敢怒而不敢言，啣了幾句，也就罷了。法雨候素臣吃完了飯，說道：「小僧吃完多時了，請文相公到前艙，還要求教。」素臣略不推辭，走到二艙，法雨讓在嘉文簞褥上躺靠，令一個侍者在旁打扇，一個侍者在頭艙烹茶，將原烹下的，先取一杯，展抹過杯口漬沫，躬身遞上。自己另放一個坐墊，側首相陪，屏息而聽。素臣遂傾箱倒篋，把那古文之法，不傳之秘，一齊揭示。喜得法雨滿心奇痒，說道：「天幸遇著相公，如暗室逢燈，絕渡逢舟。從此讀書作文，俱可望有門徑矣！」兩人在前艙，言者娓娓，聽者津津，不覺炎暑。那兩個侍者，當此晝長人倦的時候，伏侍已久，支持不定，兩把扇兒，不知不覺丟落板上。與三艙內意兒，房艙內靜悟，都往大槐國裡，看淳於駙馬、金枝公主結親去了。只有雙人心專聽講文，兩尼專心看著雙人的，還在眼睜睜地。

兩尼暗地商量：「怎樣勾挑一下？」尋思無計。忽見雙人的拿一撮西瓜子兒，放在鋪上，一個一個的取來咬吃了。因忙取些瓜子，用香口咬開，剝出仁兒，在窗櫺中遞將過去，安在鋪上。雙人的聽出了神，只顧伸手取食，竟像自己剝在那裡的一般。了因心裡好不喜歡，暗付：「這事有幾分想頭了！」了緣看見，也忙剝瓜仁送過。雙人的也不管是子緣遞的，是了因遞的，一概隨意取食。兩尼更是喜出望外，那知了因又撮瓜仁過去，恰值雙人的手正轉過去，取那鋪上的瓜仁，可巧的撿住了了因的纖纖春筍。雙人的回頭一看，把臉脹得通紅，縮手不迭。了因把手慢慢的收將進去，對著雙人的，迷迷而笑。了緣搭著了因香肩，也向著雙人的嫣然巧笑。雙人的老大沒趣，一逕走出前艙，到船頭上解手。侍者意兒、靜悟，俱被驚醒，看著天色將晚，各人收拾晚飯。素臣尚在高談，法雨尚在靜領。直到擺了飯，雙人的方才進艙，大家吃飯。

兩尼見此光景，私下商量道：「看來是個雛兒，臉太嫩哩！我們夜間如此如此，在黑暗之中，自然不害羞了！」雙人的到晚間，也悄悄的，與素臣說知日間之事。素臣問道：「你意如何？」雙人的道：「自我始之，自我終之方好。你知我家法，母親又嚴，況且是個尼姑，我又年少，非娶妾之時。倘他只顧歪纏，我只得叫破他了。」素臣道：「據我看來，弟即能始終之，非斷乎不可。我們初上船來，並未相熟，你又未加顧盼，有何情絲，而即為投桃之事？是只知好色，一味貪淫。如此之人，豈可列於妾媵？但遽然叫破，長途千里，使他何以為顏？且使全船皆知，亦是壞人名節。不如包容荒移，付之不見不聞為要！」雙人的點頭稱善。

那知到得更餘，了因伺兩個睡熟，悄悄的將窗櫺挪開，竟摸到雙人的鋪上，輕輕揭開單被，將身子緊貼雙人的。雙人的睡中驚醒，竟摸到了因胸膛，令其下去。了因眼淚直掛，將嫩臉緊貼雙人的臉，兩手緊拊雙人的腰膀，抵死不放。雙人的因素臣之言，不敢叫破，只得將手拍胸，連叫：「聽兒，天氣暑熱，睡不著，我們起來坐坐罷。」了因知事不諧，只得放手爬下床去，伏在半邊，靜聽消息。雙人的已坐將起來，又聽見素臣答應，也要坐起，才嚇慌了，急急的鑽進艙去。卻值了緣潛立艙口，竊聽聲息，暗中廝撞，大家都嚇了一跳，兩人忙將窗櫺閉上。素臣知有緣故，坐起說道：「我也正睡不著，合你聯句，聯到天明罷了。」了因見沒挽回，同了緣跨上床去，睡在一起，緊緊摟抱，各把香腮搵住。將下體亂研亂擦，弄出一身極汗，方才睡去。

次日，雙人的早起，叫船家進艙，指說：「此窗雖有氈條遮著，但天氣暑熱，我們出身露體，到底不便。你可有木板，將來隔斷方好。」船家笑道：「那有木板？況且裡面女師父們並不說起，反是相公們這樣著急。」幾句話，說得了因、了緣在內，脹紅了臉，半晌沒趣。素臣道：「我有道理在此。」叫船家將竹片夾了蘆席，周圍用細釘釘起，竟像板壁一般，正收拾得完，法雨已來請吃麵，素臣辭謝。法雨道：「揚州知府送的幾斤口麻目筍，小僧未曾嘗動，並非殘物，燒了些自然汁，下幾條素面，也是鈔關上主事所送，都是現成的，不須費鈔，胡亂請相公們吃些，還要請文相公講詩哩。」素臣、雙人的只得同去擾了。雙人的就坐在二艙聽講。

素臣因把作詩之法，開示出來，說道：「八句律詩，就如一個人模樣：頭兩句是頭，次二句是頸，次二句是腹，末二句是足。古人命為首聯、頸聯、腹聯、足聯，其意可知。或稱頸聯為項聯者，項即頸也。或稱腹聯為腰聯者，腹取其無所不包，腰取其旋轉如意。故頸聯之下，非擴充，即展變，腰腹雖有異名，部位不可移易也。一人止有一頭，斷不可頭上裝頭。有頭必須有頸，斷不可頭下裝腹。推之腹足，其理可知。今爾之詩，或兩頭而一頸，或兩頸而一頭，腹內時時鑽出頭來，頸下往往接將足去，豈得為人？又豈得為詩？至於絕句，則或截首足二聯，或截首項二聯，或截項腹二聯，或截腹足二聯，皆就律詩起承轉合之法，隨其所截而用之。如截首足二聯者，一起一合，便為如法。截首項二聯者，一起一承，已無餘事。截項腹二聯者，不可有起合。截腹足二聯者，不可有起承。今爾之截詩，都不合法，失古人之意矣！至若古詩，則純乎古文之法，比賦興不拘一體，必與古俱化，來不知其所自來，去不知其所自去。草蛇灰線，斷崖回溜，迅雷急雨，陣馬風檣，無定勢亦無定情。要在奇正相生，主賓間出，反正虛實，參伍錯綜，無一句平鋪，無一筆直敘，而細意熨貼，反不得正，賓不凌主，仍是一絲不走，斯可與入古人之室矣！合而言之，詩者，思也；律者，法也；非法無以限思，非思無以妙法。故一詩有一詩之意，無意則淺，有意則深，意顯則淺，意藏則深。古人用意，惟恐人知；今人用意，惟恐人不知。此詩這所由升降也。一詩有一詩之法，無法則意淺，有法則意深，法疏則意淺，法密則意深。古人以法運意，匠心經營；今人止知推求字句，不將全局爐錘，縱有好意，淺而亂矣，是又律之所由升降也。初學既不知用意用法，

好高者復不受羈勒，以致髭鬚捻斷，終身面牆，疊砌叢堆，亂如茅草，不特爾詩為然，世上這些名公巨卿、文人墨士，能有幾個不犯此病？不知詩律，而冒昧吟哦，是猶避影而就日，入戶而閉門也，豈不妄哉？」法雨如夢方醒，如病忽瘳，如勞得息，如盲復明，把自己詩集細細檢閱，歎息了幾聲，說道：「與君一夕話，勝讀十年書！這兩句成話，向來不肯甚信。如今看來，豈止十年？若不遇相公，不經指示，就讀他一千年，也不中用！」

素臣未及回答，忽見船頭上紛紛的跳下人來，不知何故，問著船家，方知已到淮關，船已停泊，船家去請了關上人役，下船來查看稅物的。法雨懊悔沒有討關。素臣、雙人上岸，到關前閒步一回，走下船來。只見老尼靜悟，手裡拿著一貼藥兒，正待進艙。素臣問：「是誰吃？」靜悟道：「是了因師父，不知怎麼，忽然生起病來，口渴心煩，渾身潮熱。叫我到藥鋪裡去，說了病源取來的。」素臣悄悄向雙人說道：「這病是因你而起的了。」雙人道：「天氣暑熱，小弟也覺煩躁。或者受暑致病，亦未可知。」那知隔了幾日，了緣將席挖一小孔，還在偷看雙人。那了因竟自臥床不起了。正是：

絲盡春蠶空有殼，淚乾銀蠟已成灰。

總評：

諸友送行，提掇《原道》一篇文字，仍以十觥為賀，不特鉤聯回互，宛轉關生，兼以反逼後文濕透青衫之淚。素臣雲二氏之禍，蟠結已深，非一時可解，不特正照後文，並為百數回中，屢離屢合。屢至繭斷絲絕埋根。奇文如寶，面面玲瓏，詎不信哉？

甫辟和光，即辟法雨，亦是特犯之法。和光辟成九鱗，法雨群成相識；和光因鱗得禍，法雨因識得福，其大不同處也。兩面對峙，亦無一句一字、一情一節略見雷同，此為神妙。和光勢僧，法雨文僧，故和光窮則使勢，法雨窮則讓文；素臣所惡者勢，所好者文，故有投不投之別。然非法雨之虛心服善，亦不能投。村學究做得兩篇爛時文，即已目空一世，欲其撲跪求教，得乎？

薪火空樂之論，雖使釋迦、達摩復生，亦不能略置一喙。所謂獅子搏兔，亦用也歟？法門廣大一段，為一等人設，亦屬利劍震雷，法雨氣破胸脯，釘呆了兩眼。全為此屆。薪火空樂之論，恐未能領會耳！

素臣稱快，用手拍桌。而房艙桌子，應聲而倒，碗碟菜飯，醬醋湯水，一古傾翻。奇想天開，真出神入化之筆！

甫寫璇姑好算，大郎好弩，又寫法雨之好詩文，皆特犯也，而無一句一字一情一節略見雷同。才子之才，真若滄海，無所可量！

素臣高談，妙在夾寫兩尼。長鬆千尺中，綴以野花數朵，作態生嬌，此雜色之中最有情趣者。

素臣論文論詩，皆千古所未發。泄盡陰陽秘橐，恐乾造物之忌，有雷轟龍攫等變，故須以了因赤身上床穢事禁之，如異書中之夾藏春畫者然。或問：全部中崇正辟邪，存理遏欲，盡泄陰陽秘橐之論，傾倒如許，何不一一禁之？曰：雷所得轟，龍所得攫者，才耳。如彼至德要道，自有鬼神呵護，不須禁也。言者爽然而退。